

# 卷一百零七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一百零七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師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瀛

黥布

吳芮

漢高祖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龍於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洋文庫  
圖書部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七

夷慕容廆

光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世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含跋跋魏初幸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髻冠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父涉題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知人之鑒。虜童卅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虜。結殷勤而別。晉武帝時遣使來降。拜爲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祭制同於上國。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

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盍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六欺斬之二部悉降。

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家塵於平陽將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繼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授虜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工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

委以庶政時平州刺史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在懷集而流亡者皆天有赴之必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守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比必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忠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

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  
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  
里虜簡銳士配其子凱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  
從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  
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翰已入  
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  
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是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  
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苾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子  
燾僞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  
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

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  
燾歸說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苾與  
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于棘  
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  
嶷至自建鄴帝遣使來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  
軍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不脩備虜遣凱襲之  
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遣使通和虜距之  
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弇得龜擊虜虜遣凱距  
之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衆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  
自平郭超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寇之悉虜其衆乘

勝後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  
帝卽位加庖侍中位特進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約以  
其攻石勒朝議未定八年廩平乃止慕容皝嗣位是  
時段氏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  
二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炎康三年皝自稱燕王四  
年段遼爲石虎所敗奔燕皝殺段遼盡殺段氏之衆  
是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爲燕  
王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子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  
擒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  
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

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儁遣慕容恪攻龕于廣固燕諸  
將請急攻廣固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  
若彼我勢敵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  
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  
兵法十圍五攻正此謂也今龍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  
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  
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斲息吾每念之夜而  
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  
軍中聞之人人感泣于是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龕嬰  
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縛出降恪撫安新



民悉定齊地龔竟爲僞所殺并阬其徒三千人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燕王僞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畧地分置守宰僞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言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僞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以來冬詣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復伐之衆潰萬免爲庶人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於河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詔

萬復伐之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說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旣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以燕兵大盛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歸軍士欲圖之以安故止詔廢爲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雋卒太子曄立初雋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





符洪孫堅

附慕容冲

符洪略陽氏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驍  
 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  
 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石虎滅  
 石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羗戎內實京師虎從  
 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累有戰功  
 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  
 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  
 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  
 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晉後石

史記卷之二十七 六 墓 廣

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八十一  
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  
爲冀州刺史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  
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  
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  
漢祖初虎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  
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  
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  
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  
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  
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符健洪第三子也健

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於京師且聽上  
命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  
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  
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  
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  
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  
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  
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北及  
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  
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

簡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  
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眾來拒健筮之遇泰  
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  
吉孰大焉是時眾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  
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菁  
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  
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京師并脩好於桓温永和  
八年健僭卽皇帝位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  
琚自立爲秦王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  
宜秋遣雄菁率眾掠關東并援石虎豫州刺史張遇

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  
績雄乘勝遂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眾  
歸長安以遇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健納遇後母韓氏  
爲昭儀每於眾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  
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  
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橋景  
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眾數萬人並遣  
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  
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  
遠商於是國用克足而異貽盈積矣十年温率眾四

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温於愁思堆温轉戰而前次於霸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遊軍以距温三輔郡縣來降於温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温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桓温之入關也健太子萇與温戰爲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

菁勸兵入東宮將殺符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捨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苦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爲王佐之才爲其羽翼畧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

也及符生嗣僞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堅深然之  
納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亟以爲言堅遂弑  
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等  
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庶子法長而賢又得衆心  
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  
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於是  
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  
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  
業可稱者令在所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  
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

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  
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賁中郎  
將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  
謂其群臣曰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  
翼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近踪唐虞  
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  
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免所過田租  
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綉皆散之戎士  
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  
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

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於符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謂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舍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以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教化大行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三十一  
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  
篤學至孝義烈力由者皆令具條以聞晉昇平五年  
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  
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  
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  
當是之時內外之官悉皆稱職田疇脩闢倉庫克實  
盜賊屏息晉哀帝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  
以謀叛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人終必  
爲患堅不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  
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襲之因縱

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  
大信擾邊動衆非國之利所獲貲產其悉以歸之免  
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干率衆數萬  
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爲患其  
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  
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  
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  
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一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  
馬蘭山索虜烏延等六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

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晉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暐次於枋頭暐衆屢敗遣使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

堅亦欲與暐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苟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傑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暐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矢辭有國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成威將軍梁成鄧羗率步騎三萬署

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道攻晞洛州刺史慕容  
筑于洛陽晞遣將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  
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晞將於滎陽筑懼而請  
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  
猛率楊安張蚝鄧羗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晞堅親  
送猛於灞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  
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  
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  
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內侍帷幄出總戎旅稟陛  
下神靈殘胡不足平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速敕有

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  
攻壺關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  
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  
入其城中大呼斬關遂入晉陽晞遣其太傅慕容  
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一城評懼猛不敢進屯於潞  
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銳卒五  
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方火燒其輜重火見鄴  
中晞思遣使讓評懼之晞知評買水鬻薪有可  
乘之會評又求戰乃與之戰而晉衆曰王景畧受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羗一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

可退也願僂力行間以報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可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入評軍出入數次旁若無人塞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上

子宏守長安以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垂亡之虜若推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幽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執而送之堅入鄴宮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評送之璽散帟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

幽州刺史鎮薊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長安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于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眾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符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於鷲陝纂率眾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千餘救之戰於陝中

為雅等所敗纂收眾奔遠雅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眾降於雅纂將碩密降於雅請為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張軌據涼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猛獲田士五千以歸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溪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百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

安遠將軍滋川侯堅聞桓溫之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復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為丞相以符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其後天鼓鳴有慧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慧星尾箕而垣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垂為京兆尹冲為

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曆數彌久迫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伐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聽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朱彤率步騎二萬為前鋒寇蜀將前軍毛當率步騎三萬入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

拒之戰於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楊安進據梓潼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三年王猛寢疾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戎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

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群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遣其武衛苟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錫軍屢敗乃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諸郡悉降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旣平涼州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遣其幽州

刺史符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什翼犍以衛辰爲鄉導又遣鄧羗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什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符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度長子寔

君遂殺諸弟併弒什翼犍秦兵趣雲中部衆逃潰國中  
大亂堅名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  
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  
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車  
仁勇而有知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  
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先發  
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  
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  
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  
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



著奉事拓跋珪思勤周備以廢興易意嘗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二年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以

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三年遣其尚書令符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率衆五萬出自南鄉苟池等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恩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舡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衆五萬屯於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序不進保

據上明堅遣其使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我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乎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促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僂首丕於是促圍攻

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親融將關東甲卒會於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於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先是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將軍彭超寇彭城是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於泗水將救彭城彭超之圍彭城也置

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率眾萬餘聲趨留  
 城超引軍赴之載遂率彭城之眾奔於謝玄超留兵  
 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  
 毛當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晉幽  
 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  
 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於涂中右衛  
 將軍毛安之次於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  
 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謝玄率眾三萬次於白馬塘  
 玄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  
 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



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還屯淮陰  
 玄遣將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  
 其將難超退師進北堅聞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  
 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  
 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  
 之功也又以符洛為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  
 陽迺漢而上洛律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  
 堅深忌之故當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  
 遷也恚怒謀於眾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  
 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

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  
耶為追晉陽之事以臣社稷邪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  
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入言曰孤計決矣  
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  
為幽州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  
高句麗百濟等諸國並不從洛懇而欲止平顏曰且  
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平陽公必  
迎送於路因而執之遂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秦  
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眾  
二萬餘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

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  
還和龍當以幽永州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  
海王幽州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  
之業若能俟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  
遣其將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  
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符融為大都督  
授之節度使石起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還襲和龍  
行四百餘里符重亦盡薊城之眾會洛兵於中山有  
眾十萬衝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  
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

與百餘人墜徙洛於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嚶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盤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符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

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於代郡之平城中書梁鸞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河州刺史鎮抱罕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符暉爲豫州牧鎮洛陽符融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泄問及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堅銳意荆陽將謀入寇乃改授符融征南大將軍以符朗爲青州刺史以裴元畧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城符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刀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城

今匈奴旣平易若摧枯也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王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畧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稽顙率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爾巢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晉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造日臣以爲晉不可伐今晉道雖微未聞喪

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  
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  
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  
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  
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  
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  
用脩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  
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群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  
計葛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

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紛徒亂  
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牛斗吳越之福不  
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  
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  
可者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  
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  
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  
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  
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  
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

人族類斤徙遐方今傾國而夫如有風塵之變者其  
如宗廟何豎國以弱卒數萬留午京師鮮卑羗羯攢  
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  
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  
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  
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  
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嶷嶺瞻禹穴於  
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  
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聖  
駕下困蒼生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

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  
濟蒼生安得憚勞朕旣大還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  
罰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鸞駕必欲  
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畧馳紙  
檄於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  
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  
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堅所  
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  
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  
人心旣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



師犬群噪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群犬哀噪厩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遣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何知堅南遊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

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貲財竭於內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竊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文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

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  
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  
號以賊虜遺子孫哉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  
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堅大悅曰與  
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爾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  
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  
會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  
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



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  
寢此不達通變耳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  
冲率眾十萬伐蜀遂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  
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冲別將攻  
高崱崱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獻及冠軍慕容垂  
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  
涪城遣垂為前鋒次於沔水垂夜命三軍人持十  
炬火起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  
出斜谷楊亮亦引兵歸堅下書悉發諸州人十丁  
遣一以良家子年一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

皆拜羽林郎下書克捷之日以帝為左僕射謝安  
為吏部尚書桓冲為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  
者三苗魯駟其秦州王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  
是時朝臣皆不欲一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  
之陽平公融言於帝曰鮮卑羗虜我之仇敵常思風  
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  
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譎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  
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  
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暉慕  
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  
之兵始達成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  
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  
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  
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  
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  
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  
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  
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  
軍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

逸宜速進衆軍拑擒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  
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  
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  
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  
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  
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  
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  
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  
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  
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私謂石曰

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  
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沮其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  
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  
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  
退列陣逼淝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  
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  
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  
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  
可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追擊至  
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

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  
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  
淚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皆歸順  
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  
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  
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  
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  
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慕容垂許之  
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  
騎石越率精卒二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

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  
於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丁零  
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  
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  
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  
濟北王洸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  
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  
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泓所敗泓衆遂  
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冀州牧秦王堅謂  
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

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  
爲亂不暇追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  
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  
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符叡爲都督中  
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  
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  
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符叡勇果輕敵不卹士  
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  
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  
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初姚萇  
降於符生堅以萇爲揚武將軍爲堅將累有大功及  
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  
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  
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  
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竇衝擊慕  
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  
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入關東可速資備大駕  
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大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  
翊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  
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涕泣陳

謝堅久之曰此是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曄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曄密遣使者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堅拜暉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距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為衆搗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躁暉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於長安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進據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

出也其強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  
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  
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  
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  
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  
無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  
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  
曩好終不使旣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  
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符丕在鄴糧  
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

碣礮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于河  
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  
克之丕懼乃請救於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  
難須軍援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  
率所領保守鄴城初晞之遣諸葛起兵於外也堅防  
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  
晞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  
帥悉羅騰屈突鍤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  
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  
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



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  
誅熈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  
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止肉以飴妻子慕容  
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為冲軍  
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兄弟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  
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  
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  
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書高蓋  
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擊  
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



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冲所獲  
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垂復圍鄴城朝廷遣劉牢  
之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牢之至枋頭盤桓不進  
及至鄴慕容垂逆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城牢之追  
擊垂為垂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中山幽  
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穀於枋頭冲率衆登城堅  
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  
危迫馮翊諸倭壁猶有負糧肩難而至者多為賊所  
殺三輔人為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  
應堅日哀諸卿忠誠但特運北喪恐無益於國空使

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  
霜而斲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衆固請堅遣騎  
七百應之而中營放火者爲風焰所滅其能免者十  
之二堅深痛之中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  
千里無煙堅以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慰勉馮翊諸  
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同生誓無有二堅以讖  
書曰帝出五將父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  
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  
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中  
於西城爲中將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  
張大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  
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白寮逃散  
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堅之分  
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接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  
脂博勞舊父是仇殺尾長真短不能飛遠徒種人留  
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答至是整言驗矣  
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  
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以付之召寧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堅以歸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  
萇次膺符曆可以爲惠聖曠日晷之曰小羗乃敢干

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者乎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  
五胡次序無汝者名違天不許其能久乎璽已送晉  
不可得也裴又遣尹緯說堅不為堯舜禪代之事堅  
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汝裴叛賊奈何擬古人堅  
既不許裴之禪代罵而求死裴乃縊堅於新平佛寺  
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諡及張夫人並自殺於是符  
不稱帝自鄴奔據晉陽是歲晉孝武太元十年也宏  
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瑩於下辨壁距之乃奔  
武都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於江州宏歷位  
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  
叛被誅

四燕慕容冲既得長安且畏燕王垂之疆課農築宮  
為父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殺之立將軍  
以隨為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  
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為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  
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廐弟之孫也于是長  
安遂為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其主忠立慕容永西  
燕擊苻丕不敗奔東垣謀襲晉洛陽晉將馮該自陝  
要擊殺之執其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先是苻登  
率河州抱罕諸氏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及苻丕

敗遂稱帝于南安十九年後秦姚興擊存登殺之燕  
主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西燕  
亡



通鑑編卷第一百七

所  
圖  
書